



海蒂

HAIDI

[瑞士] 约翰娜·施比里 著

邓 汝 锐 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何剑萍

版面设计 张光尹

海 蒂

〔瑞士〕约翰娜·施比里著

邓汝锐译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3毫米 32开本 5,75印张 1插页 124,000字

1981年3月第1版 198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6,540册

书号10111·1405 定价0.68元

出版说明

我们从外国文学宝库中，选择了一批有口皆碑的名著，改写成为这一套外国文学名著普及本，目的是把世界优秀的文学遗产普及到广大读者中去，让读者花费不多的时间，欣赏到这些优秀的世界文化珍品，从而开阔视野，丰富知识，增广见闻。同时，还可以培养爱好文学的兴趣，提高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

改写本保留了原著的重要情节、人物的重要活动、精采的语言文字。全书简明扼要，易于为读者接受。

为了做到图文并茂，这套文学名著，每种都附有精美的插图。

这套名著，第二批共出十种，今后将陆续出版。

约翰娜·施比里和她的《海蒂》

李育中

《海蒂》的作者约翰娜·施比里1827年出生于瑞士苏黎世附近的村庄里，父亲是个医生，母亲是个诗人。成年后，和一位律师结婚，双双到苏黎世做事，并长期生息在这个以湖光山色闻名于世的城市里。秀丽明媚的自然环境孕育了她的童心，为她日后从事的儿童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

《海蒂》的出版使约翰娜·施比里立即成名。该书原来是一部十六卷的故事集，作者从1879年开始动笔，至1895年用德文写成，内容是“海蒂的学习与流浪的岁月”。《海蒂》是该集子中一个可以独立的单元。1881年出版以后，转译为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一直拥有大量读者，成为青少年读者的恩物，被誉为经典性的儿童文学著作之一。据美国战后出版的《彩虹》丛书介绍：在美国经过多年调查，《海蒂》在同类读物中所受到的欢迎，往往列在前五名以内。

《海蒂》的故事内容是十分有趣，主题又是十分严肃和有意义的。它描写一个聪明活泼的小姑娘，心地善良、纯真。她热爱美好的山光水色，艳丽的鲜花和飞鸟，她更爱山区周围的人们。作者善于体察儿童的心理，笔触自然流畅。它不仅生动地描绘了海蒂这个中心人物心地单纯，天真烂漫，无邪无诈的可爱形象，还写出了她那个很有性格的祖父。祖父用山里特殊

的方法去教育小海蒂，而海蒂则用纯真的爱，温暖了爷爷冷却了的心，改变了他孤僻而冷漠的性格。另外，本书刻画了牧童彼得和他的祖母的形象。彼得是个很有性格的小孩，他很会放羊，但不愿受那刻板的学校教育。他的祖母双目失明，心地慈祥，他们都十分喜爱海蒂。彼得在海蒂的影响下，喜爱了学习；他的祖母经常从海蒂的关怀中，获得了欢快和乐趣。海蒂曾被带到法兰克福那个薛施曼先生家里住了一段时间，那里有一个身体孱弱但心地纯真的残废儿童克拉拉，和她那位很会体谅、启发和引导孩子的老祖母，小海蒂也赢得了他们的好感。三个孩子，三个老人之间的关系，被描写得十分亲切感人。书中还出色地描写了自然的景物，象是一幅幅阿尔卑斯山优美的风情画。

目 次

约翰娜·施比里和她的《海蒂》	1
《海蒂》	
一 阿尔姆叔叔	2
二 在祖父的家里	11
三 在牧场上	18
四 在祖母家里	27
五 两次造访	36
六 新的场面	43
七 不痛快的一天	49
八 一场乱子	58
九 一家之主	65
十 奶奶	69
十一 海蒂不再哭泣了	76
十二 闹鬼的房子	78
十三 重返阿尔姆	85
十四 当教堂鸣钟的时候	96
十五 旅行之前	105
十六 阿尔姆山上的客人	109
十七 安慰	114
十八 多弗里的冬天	119

十九	彼得的学习	127
二十	远方朋友的消息	133
二十一	在山上	143
二十二	一桩大事	149
二十三	分离和再见	160

海 帶

中華書局影印
新文庫

一、阿尔姆叔叔

一条小路，从风景宜人的古老小镇梅恩费尔德开始，穿过郁郁葱葱的草地，一直通到山脚那儿。沿这条路走的人立刻就闻到草长叶茂的放牧地带的那种扑鼻的芳香，原来这条小路是笔直而陡峭地爬到阿尔卑斯山上去的。

一个明媚的六月的早晨，一个身材修长，外表壮硕的姑娘，看样子显然是本地人，拉着一个小姑娘的手，沿着这条小路向山上走去。这个小姑娘皮肤黝黑，腮帮红得象一团火。她的打扮有点古怪，你说古怪在哪儿？六月的太阳是热辣辣的，她却仿佛要抵御刺骨的严寒似的让衣服捆得密密实实的。看来她还不到五岁，只是你说不出她的体态，因为她穿着好几套衣服，一套盖着一套，脖子上还围着一条红色的围巾。当她冒着热气费力地向山上走去的时候，她的两只小脚就象是深深地陷入那双装着平头钉的笨重的鞋子里去似的，困难地移动着。

一步一步地走了一个钟头山路，这两个姑娘来到了半山上的村子。这村子叫作多弗里，意思就是“小村子”。村子里，四面八方都有人向她们寒暄问好，原来那位年长的姑娘回到自己童年时代的老家来了。不过，她一面答话和回礼，一面只顾赶路，不肯停下来。

当她走过最后一所小屋子的时候，屋里有人呼喊着，“等一等，迪提，要是你要到山上去的话，我们一道走。”

那年长的姑娘停下脚步。那小姑娘马上把手缩回来，索性



坐在草地上。

“你累了吗，海蒂？”她的同伴说。

“不，我热得要命，”小姑娘回答说。

“我们马上就到了。”她的同伴给她打气。

这时候，一个高大的快活的女人从屋里走出来。那小姑娘立刻跳起来，跟着那两个女人向山上走去。

“说真的，迪提，你把这孩子领到哪儿去？她是你姐姐的女儿，一个孤儿，对吗？”那新来的女人问。

“正是她。我要领她到她祖父那儿。她以后只好跟他一块了。”

“什么！这小姑娘要跟阿尔姆叔叔一起过活吗？迪提，你一定是脑筋弄糊涂了！那老头儿听到这样的话不把你撵回去才怪哩。”

“他办不到。他是她的祖父，该让他操操心了。我算是照顾她到现在啦，巴蓓尔，我在法兰克福找到个好差使。我不能老让她缠住，她的祖父应该尽自己的本份呀。”

“要是换别人，那当然行，”肥胖的巴蓓尔忿忿不平地说。“可是你也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和任何人都没有来往。不上教堂；整年不露脸，偶然拄根拐杖出来走走，人们都避开，他们害怕他。跟小孩子在一块，天晓得他会干出些什么事来，何况是这样的一个小姑娘？”

“可是，他是她的祖父呀，再说，照顾她是他的本份。想来他不会苛待她。要是真的会，那也是他的事，与我无关。”

“我真想知道，”巴蓓尔拐弯抹角地说，“他的心是用什么东西做成的，瞧他那副凶神恶煞的模样，叫人胆战心惊，还有，他为什么要孤零零地躲进阿尔姆山里，隔绝人世。人们的传说

多着哩。迪提，不用说你是知道真相的，难道你姐姐没跟你说过？”

“那还用说，可是我不敢对别人说。他知道了，够我受的！”

巴蓓尔很想知道阿尔姆叔叔的古怪行径的底蕴，她自己的家在普拉蒂古的山谷里，不久以前她才嫁到这个村子里来。迪提呢，却一直住在多弗里，一年前才离开这个老地方。那时候，她母亲死了，她只好迁到拉盖茨去，找到东家巴斯，在一家旅店里当女侍。她就是这天早上带着这个小女孩从拉盖茨动身的，碰巧有个熟人运干草到梅恩费尔德来，她们就趁他的车子来了。

巴蓓尔不肯放过这个打探消息的好时机，便信赖地挽着迪提的臂膀说，“只有你才知道事实的真相，那些传说都是胡诌。来，告诉我那老头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人们一直都害怕他？他一直都躲着人吗？”

“他从前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我才二十六，他可七十多啦，我看不到他的青年时代。不过，要是他以后不在普拉蒂古露脸的话，我倒可以告诉你些关于他的事情——我母亲是多姆莱斯地方的人，他也是。”

“你说什么？”巴蓓尔有点生气地嚷道，“你不必担心你的话会传到普拉蒂古去，我可不是个说长道短的人。告诉我好啦，不会叫你后悔的。”

“好吧，告诉你。不过，你要当心，千万不要告诉别人。”迪提一边警告着她，一边不放心地周围看看，怕给那孩子听见。孩子不在身旁。她们只顾谈话，把她远远地甩在后面了。

“她在那儿，”巴蓓尔指着远处说，“她正在悬崖上跟牧童彼得和他的羊群在一起哩。怎么彼得今天迟了放羊？好哇，彼得

会照顾那孩子的，我们可以谈个够。”

“彼得才不会找这个麻烦哩，”迪提说，“她也不象个五岁孩子那样安份，凡事都得瞧瞧，问个究竟，这倒是她的长处，长大了不会吃亏。那老头儿除了两头山羊和一间山上的小屋子，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留给她了。”

“他从前不是阔过一阵子的吗？”巴蓓尔问。

“他？噢，是的，他着实阔过，”迪提激奋地说，“他在多姆莱斯有过最好的农庄，可是他把全部财产都花在饮酒和赌博上了。他的父亲和母亲伤心过度，先后去世了。跟着，做儿子的也失了踪，只留下一个坏名声。听说他在那不勒斯当兵去了，十多年没有消息。”迪提滔滔不绝地说。

“后来，他突然带着个孩子在多姆莱斯露脸了。对他，所有的大门都是关闭的，这伤透了他的心。他发誓说这一辈子都不会再踏上多姆莱斯的土地了，随后迁到多弗里来。他在外乡结过婚，后来，妻子死了；他跟儿子托拜厄斯孤单地过日子。他那时手上大概还有些钱，因为他让托拜厄斯去学木匠。这小子倒是个踏踏实实的人，在多弗里，人们都怀念他。

“就是没人信任那老头子。有人说他在那不勒斯跟人争吵，杀了人，吃过官司。可是我们还是认了亲戚，我母亲的祖母是他祖母的表姐，我们叫他叔叔，在多弗里这地方，人们都是沾亲带故的，他们便都叫他叔叔。自从他迁到阿尔姆山以后，他就成了阿尔姆叔叔了。”

“托拜厄斯后来怎样？”巴蓓尔急不及待地问。

“他跟我姐姐阿迪海德结了婚，”迪提说。“婚后的日子过得挺快活，可惜好景不常。两年后，托拜厄斯正在盖新房子的当儿，一根大梁掉下来，把他压死了。阿迪海德也给悲痛压倒

了，她发着高热，一直没消退。她本来就不是个强健的人，这一来，身体就垮了。有时候你简直弄不清她是醒着还是睡着了。过了两个星期，她也死了。

“人们说这是阿尔姆叔叔不相信上帝的报应。就是当着他的脸，也都这么说，他的性子变得更暴戾了。他跟谁都不说话，别人也回避他。

“后来，他迁到阿尔姆山去，一直在那儿住下来。

“我和母亲抚养阿迪海德的女孩，那时候她才一岁。去年，母亲死了，我要到巴斯家干活，便把她寄养在朋友的家里。整个冬天我都在巴斯家。这一回我的女主人要我跟她一起到法兰克福去。后天就动身。听我说，那是个好地方呀。”

“你打算把这小女孩交给山上那老头儿吗？我真奇怪你怎么会想出这一着来。”巴蓓尔责备地说。

“我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迪提反驳她，“我不能带着个五岁的娃儿到法兰克福去。巴蓓尔，你打算上哪儿？我们走到阿尔姆的半山上来了。”

“我到啦。我想找老牧人彼得的老婆说句话儿。在冬天，总是她替我纺纱。再见，迪提，祝你好运。”

迪提跟她的友伴握过手，站在那里，看着巴蓓尔走进山坳里的那间坍塌了的黑洞洞的屋子里去，屋子虽然破，却总还算是个可以挡挡风的地方。牧童彼得就住在这屋子里，他只有十一岁，每天下山到多弗里把羊群赶到阿尔姆山上去。到了傍晚，他又匆匆忙忙地把那些蹦蹦跳跳的羊儿赶下山来，一到多弗里便从指缝里发出一声尖长的口哨，呼喊人们出来领回自己的羊儿。因为羊儿都很驯顺，来领羊儿的大都是孩子，男的和女的。整个夏天，他只有这个时候才能够跟小朋友在一起，其余

的时间只好孤零零地跟羊儿打交道了。

尽管有个母亲和一个失明的祖母在家，他也不得不早出晚归，而且，为了贪玩，他总是啃完面包，喝口鲜奶，就往外跑，难得在家里多待一会儿。

他的父亲也是干这一行的，人们都叫他牧人彼得。许多年前，在砍树的时候，出了桩意外事故，平白送了命。他的母亲，真名叫布莱吉特，人们都叫她“牧人彼得的老婆”，说到那失明的祖母，老老少少都干脆叫她祖母。

迪提四处张望，看不见彼得和小女孩的踪影。她攀上高处，一直望到山脚，都瞧不见他们，心里不禁烦躁起来。

这时候，两个孩子正在绕着一个圈子走来。原来彼得熟悉许多长着矮树丛的山路，他常常带着羊儿离开大路，让羊儿在山路上慢啃细嚼。那小女孩穿着那身厚重的衣服，跟着彼得和羊群在山路上爬，炎热的天气弄得她气喘吁吁。彼得却赤着脚，跳上跳下，一点不费劲。羊儿们就更是轻松了，它们瘦长的小腿敏捷地跳过矮树丛、石头和巉岩，就象在平地上走路一样。

突然，小女孩坐了下来，把鞋袜脱掉，然后再站起来，拉掉厚厚的红围巾，脱掉那星期天才穿的外套，然后又解开平日穿着的衣服。她穿着这许多衣服，就为的是她姨母要省却携带的麻烦。最后，她身上只脱剩一套轻便的内衣裤了。短袖下面露出两只光光的臂膀。她把衣服堆在一起，赶忙追向前去，这一刻她跟着羊群，跳着，爬着，也象彼得那样，毫不费劲了。

当她带着一身新打扮赶上来的时侯，彼得笑了。他回头看见那堆衣服，笑得更开心。

小女孩感到轻快自在，话便多起来了。她的问题可多哩：

彼得有多少头羊？他领它们上哪儿？在山上他干些什么？她问呀问的，不觉走到小屋前面来了。她的姨母正等着她。

“海蒂，”她叫嚷起来，“你在干些什么？出了什么事？衣服和围巾呢？我给你做的新鞋子袜子到哪里去了？”

那孩子不慌不忙地朝山坡下一指，说，“在那儿！”

她的姨母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你这粗心的孩子！”她喊道，“你为什么把衣服都脱掉？”

“我用不着它们。”海蒂一点也不在意地说。

“唉，你这个粗心的笨蛋！”她的姨母一边抱怨，一边叱骂，“要花半个钟头才到得了那儿呀。彼得，跑回去把衣服拿来！快点，不要老瞪着我。”

“时间来不及啦，”彼得慢吞吞地说。

迪提不耐烦地望着他：“到这儿来！你看见这个？”

她举起一枚五生丁的钱币，它是新的，在太阳下面闪闪发光。

彼得望着它。突然，他转身向山下跑去，一口气跑到那堆衣服前面。他迅速地捡起衣服，又跑回来，迪提把钱币交给他。他把它放在口袋里，脸上笑咪咪的，因为这样的一笔财富不是常常会掉到他的手里来的呀。

“你也是上山去的，帮我带这些衣服到阿尔姆叔叔那儿去吧，”迪提说着爬上了彼得屋子后面那陡峭的山路上。彼得满心愿意，左手挟着衣服，右手挥动着棍子，走在后面。海蒂和羊儿快活地伴着他，蹦蹦跳跳地走着。

这一行人走了三刻钟左右，便到了那所座落在突出的悬崖上的阿尔姆叔叔的屋子，在这儿可以俯瞰下面山谷的景色。屋子后面耸立着三株老杉树，它们都没有修剪过，显得枝繁叶茂。

茂。更远处是一座高山，在光秃秃的悬崖峭壁的中间，有许多美丽的丰饶的牧场。

阿尔姆叔叔在屋子旁边摆设了一个座子，它正对着山谷。这时候，他正坐在那儿，噙着烟斗，两手按着膝盖，安详地看着正在向他走来的一行人。迪提渐渐落后了，海蒂一马当先来到小屋前面。她径直走到老人的跟前，伸出手来。

“您好吗，爷爷？”她说。

“好，好，这是什么意思？”老人粗鲁地问，从浓密的眉毛下面投给她一种凝定的刺探的眼光。海蒂惊讶地瞪着他，她从没见过象她祖父这样的人，长胡子，两道浓密的灰色的眉毛连接起来，象一团乱草。就在这时候，迪提和彼得赶到了，彼得一心想看看会发生些什么事情。

“早上好，叔叔，”迪提说，“我把托拜厄斯和阿迪海德的孩子带来了。你一定不认识她，因为从她一岁以后您就没再见过她了。”

“唔，那孩子跟我一块有什么好处？”老人开门见山地说。跟着，他转向彼得。“你在这儿干什么！还不赶快上山去。时候不早啦。我的羊儿，也带走！”

彼得听了，无可奈何地服从，马上走开，因为阿尔姆叔叔分明说这里没他的事儿。

“海蒂得留在您这儿，叔叔。”迪提说，“四年来我已经尽了我的本份，现在该由您来操操心了。”

“真的？”老人霎着眼睛说，“要是孩子哭哭啼啼想念你，我怎么办？”

“那我可管不了。”迪提反驳说，“孩子交到我手上的时候，也没有人告诉我该怎么办。那时她才一岁，够我忙的，我还得